

上海封城 广场

读者来函：我在上海浦东T2航站楼，看到终点前过不去的那条线

“老外都当天来当天走，还能牵狗上飞机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中国小姑娘牵着两只狗，我很激动啊去问人家，结果奶奶的，加拿大籍。”



滞留者在A区洗晒的衣服。图：作者提供

木城 | 2022-05-16

上海疫情 上海封城 清零 读者来函

- 滞留旅客大多数是国内航班的乘客
- 滞留旅客出行最常见的原因是去找目的地的家人
- 滞留旅客截止5月8号最长在浦东机场住了46天
- 滞留旅客的主要食物是香辣牛肉面，第二食物是红烧牛肉面
- 滞留旅客大多数是中老年人，有五零后
- 滞留旅客中，曾有5个月大的婴儿住了半个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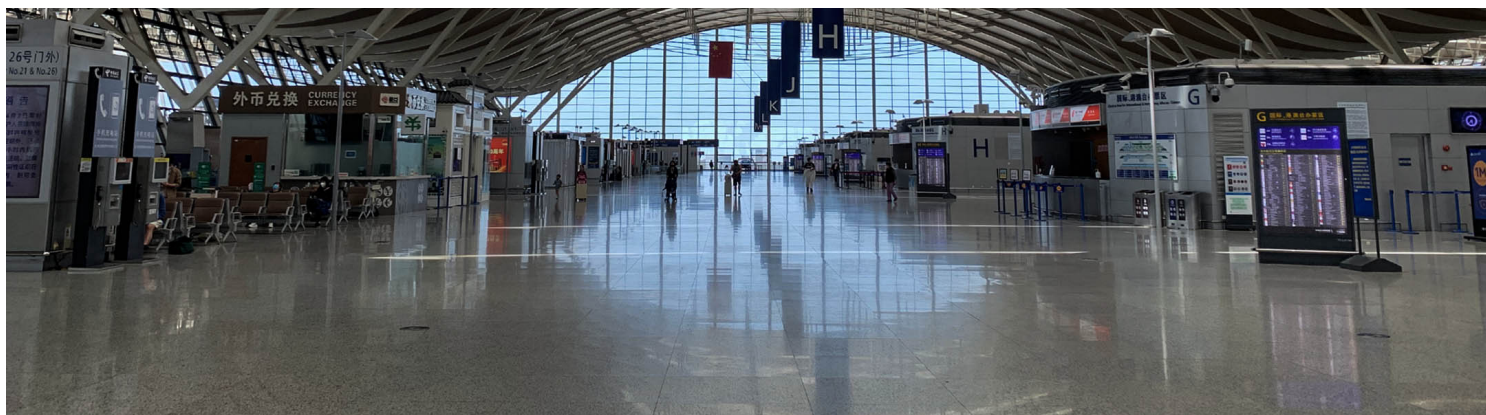
浦东机场T2航站楼唯一的入口在出发层中间的位置，安保人员拒绝了我的国务院小程序核酸显示的结果，要求纸质盖章核酸。通过后我进入了大厅，大厅两侧的地面几乎没有人，放肆地反射着所有的光线。但黑暗处，仍有光不那么亮的地方。

一个身影从不远处走过：他穿着防护服，但是袖子和裤管全部撸起到了关节以上，自然也没有戴帽子，乍一看就是一个只有躯干部分的大白。他拿着一盒泡面，疾步走着。我想喝热水，便跟着他走到了出发层最北端的M区，看到了彭叔。

我和彭叔认识于一条机场经验贴的评论区。彭叔带了两个可爱的孩子从苏州来到浦东，特别好认。彭叔的妻子和另一个孩子在加拿大，他们一家期盼着会合，然而彭叔的美籍小女儿在过海关时被拦下：浦东海关找不到小女儿的入境记录——入境记录在中国旅行证上，而彭叔完全没有想着从中国出境回加拿大需要带中国旅行证。小女儿飞不了，从上海再回苏州拿证的话就会被7+7隔离，彭叔和两孩子只好先滞留机场，再想办法找人从已经没人的家中拿证送证。

两个孩子在玩拼图，兴致还不错。彭叔说他们在最南端的A区呆了一晚上，但是A区第二天没有床位了，便搬到了M区。我心中有很多问题，什么是A区和M区，床位是什么，以及这彻夜敞亮的灯光要怎么说睡。





机场出发层的不同区域指示。图：作者提供

通过M区的滞留旅客们，我大致明白了滞留者们的分布。出发层进门最左侧是M区，最右侧是A区。有说法是，M区是短期滞留的区域，A区是长期滞留的区域（见到呆了最长的是46天）。如果就一晚，那两张沙发拼一起就得了。M区有着出发层唯一有水的卫生间和热水；A区则最安静，有前人留下的装备可以使用，是一个更加集体的环境。

“我们在A区住了一晚，现在自己有点吃的睡的了，也快可以飞了，就不住那边了。那边很多人什么都没有被滞留了。”

除此之外，出发层各个小建筑体的背后、停止使用的扶梯底下、人迹罕至的其他角落，也零散地分布着一些被褥和帐篷。没有人选择回家因为：非上海人一旦进了上海回家就会被集中隔离，而上海人出小区时都签了承诺书：一旦出小区，绝对不回来。

“这周围的酒店，起码500一天。很多人都是先住酒店，住到没钱了，和酒店买了床被子，搬到机场里来算了。而且酒店到机场，要么拉着行李走死，叫车的话分分钟又是五百块。”

彭叔和我点点那位穿着短款防护服的同志，彭叔说这哥们呆了很久了，所有衣服都用完了，好几天了只能穿这个防护服，闷死。还有那边穿着绿衣服的女士，她是持有旅游签去加拿大被这里海关劝返了。

“就是被问到为什么要去加拿大的时候，一瞬间没想出聪明点的理由吧。”

此时的我还没有理解她在海关经历了什么，直到最终我自己过海关的时候。

滞留者们叫这整片区域“大堂”，作为这里最符合居民定义的人群，我想他们可以拥有这儿的命名权。我和彭叔说，想了解这儿现在总体物资情况。彭叔说：“你去找老洪吧。你看到衣服上写着中国制造，中国加油，中国什么什么的就是他。”

我从M区走往A区，这是每个A区人上厕所和获得热水的必经之路。1.2km的单程距离，地面光洁如新，如果不转头，就不会看到滞留者的帐篷的和床铺。



上海浦东T2航站楼。图：作者提供

T2航站楼A区自治区

老洪穿着一件灰色短袖，上面红字艺术字体写着“中国”。“您是老洪吗？”“我不是老洪，我是小洪。”老洪笑嘻嘻地和我说，给我搬了把椅子。他正在教一名不会说中文的非洲滞留者吃自热锅。

自热锅是一些社交媒体上看到情况的大学生捐助的。除了自热锅，看起来学生们还拿出了自己的零食，有的零食上面还贴了鼓励的便签条。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A区收到这样形式的捐助。大部分时候，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还是成功离开的人留下来的食物。现在的存粮，大概还够大家吃一天半。浦东机场工作人员有时候会搬一些泡面到大厅卖。“六元一桶，价格还可以。虽然只有一个味儿。”

老洪说：“我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醒来，看到这桌子上堆了吃的，说明又有人飞成了。”昨天有人给他留下了一只真空包装的烤鸭。“真的不错。”老洪的朋友们开始笑他：“别人给你的东西么，你每次收到就分分

分，先放一放么可以吃好几天的，你分分分么好了，这下还剩一天饭。”昨天那一整只烤鸭，老洪吃到了半只鸭腿。

老洪笑笑。这时有个年轻人过来，穿着类似沙滩装的短裤短袖，他蹲在我们边上：“洪哥我想找你打听点事儿。”年轻人问了啥时候能有小卖部开，因为机场工作人员之前告诉他“有可能这几天”。

老洪也被告知了类似的消息，但他觉得很困难。小卖部的人住在机场外面，理论上没法天天进来，除非他愿意和小区签协议，再也不回小区了。为了开小卖部签这种和家人长期分开的协议，老洪觉得不大可能。

我感叹老洪的名声已经传遍整个大堂了，A区以外的人也会来找老洪打探消息。A区并不是刻意组织起来的，一开始有几个人留下了一些床铺，老洪就去问几个没床睡的人要不要过来。原本在大堂各处打地铺的人也经常被要求换位置，于是一些人就都干脆搬到了最人迹罕至的A区。这里离厕所和水源最远，但也最自由，管理人员来的最少。

滞留的人们会为自己想各种办法，搞被子搞食物，他们走的时候就会全部留给A区，供下一个手足无措的人使用。久而久之，越来越多的人就听说A区可以免费过夜，那些毫无准备、被取消的航班或者海关的不放行打懵的人，就在口口相传之下来到了A区。

A区的中心是老洪的行军床，他和另一位呆了四十天以上的“元老”有简陋版行军床，离地30厘米可以带来的幸福程度令人惊讶。他俩睡在物资附近，周围还摆零散摆了一些椅子。二号元老一个月没有剃胡子了，“我以前可是个寸头”。他的床下放着一盒红烧牛肉面——大堂里的硬通货，比机场出售的香辣牛肉面还要更稀有一些。





离地30厘米的幸福。图：作者提供

机场滞留群建起来了之后，至今保持着信息群的功能。没什么人聊天，消息不外乎几种：机场要求大家去做什么，机场要求大家不能做什么，有人飞成了，有人出机场后进不来了，有人生病了。前几天有人急性阑尾炎，叫救命送医院去了；有人扁桃体发炎得严重，在群里求到了消炎药。

一个阿姨告诉我：“药缺的。以往大家出门是会带点常用药，但现在家里还有人的就尽量不往外带药。之前有个小姑娘痛的要死要活的，说是所有止痛药都留在上海家里了，有个爸爸牙疼，想想自己飞出去了就不愁买药，谁知道在这里卡了五天。来例假睡瓷砖地，肯定肚子疼的呀。想喝热水么在另一头，来回走走几公里呢。”阿姨曾经建议姑娘住到M区附近离水和厕所近，但姑娘觉得在A区躺着更有安全感一点，没过半天又回来了。

人称B区区长的黑人大哥也呆了好几周了，却依旧穿着一条白净平整的衬衫短袖，戴着一条红色条纹领带。他说他喜欢保持绅士风格，就算是在这儿。大哥去香港的机票取消了，但是他一直没有收到退款，航空公司10号才肯退款，一万九千多人民币。他等航司打款，才能有钱买下一张机票。

保持着时髦发型的辉哥说我来得巧，他昨晚洗头了。几个老外走的时候给他们留下了几瓶洗护用品。“没地洗澡，能厕所洗个头。”他在上海住了25天酒店后，从5月1日开始搬来了机场，航班又取消了。辉哥一开始躺在椅子上，晚上太冷了，也没带什么衣服，老洪说他有床铺可以住时，辉哥还以为他是骗子。大家笑成一团。

老洪叫住一个走过的大姐，说不好意思今天得让你换下位置，因为多了很多男性滞留旅客，区域要调整一下。大姐谢过老洪，还赞叹昨天发的自热饭真好吃。

有一个三四岁大的黑人小孩是A区的团宠，各种零食都能被分到一点。“这么大的还可以了，我们能吃的他也能吃。”A区最小曾有过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，婴儿和来自非洲语言不通的母亲一起在出发层滞留了三周。“只能吃奶粉。”母亲带的那罐奶粉很快就吃完了，奶粉只剩最后一顿的量时，大伙急得焦头烂额，好在最后从外面找到了人送了过来。



“物资中心”，这个量大概能够大家吃一天半。图：作者提供

要到不了这里，做错一件事就行了

滞留群最近的一个新功能是喊大家做核酸。

最开始的时候，浦东机场没有核酸检测，而大多数航空公司都要求起飞前48小时甚至24小时的核酸检测报告，严格程度从手机报告到纸质盖章报告不等。滞留在机场的人核酸过期如果找不到车带他们去外面做核酸，就无法登机，也无法出机场再回来。车很难约，单次去最近医院做核酸的来回车费大概在600-800元之间。“我那个司机带我去去了三回，第四回良心发现，说免费带我去。”

滞留的人多了起来后，机场组织了两天一次核酸。但是每次核酸通知上都会写：此核酸是机场管理用途，不能作为登机核酸要求的凭据。此核酸和彼核酸有什么区别吗，没人知道。

在M区时我就感觉到，滞留的人以中年人为主，不少老年人，不少带着孩子，不少非大陆户籍。出行的绝大多数原因是和家人团聚：去找妻子，去找孩子，去找父母。

帽叔是个五零后，他戴了一顶显眼的红色帽子，穿着灰粉色Polo衫和米咖色裤子，感觉随时准备跨上球车打一场高尔夫。他从深圳来上海坐加拿大航空去多伦多。

加航的这趟航线我自己也坐过大概六回，延误率高但因为价格实惠年年成为热门选择。帽叔深圳飞上海的航班取消了，他带着台胞证和深圳所有的物品，飞到杭州，从杭州坐高铁来虹桥，最后辗转到浦东。帽叔的台湾证件出了些问题，等到解决了已经买不到新的机票了。

帽叔每两天得去曙光医院做一趟核酸，因为他的台胞证连不上健康云，机场核酸显示不出。至于怎么去？叫车，600至800一趟的车。帽叔已经出去三趟了，其中有一次坐想公车，差点回不来。大家掐指一算，今天又该去了。

“我第一次出去的时候差点进不来。我不晓得啊，拉着行李就要走啦，也没有人拦着我说你出去了就进不来了哦。”帽叔很无辜，“我太天真啦，还好碰到辉哥，才知道我那天属于三无人员。过期的机票还没买新的，核酸还快过期了，大陆身份证也没有，还想再进机场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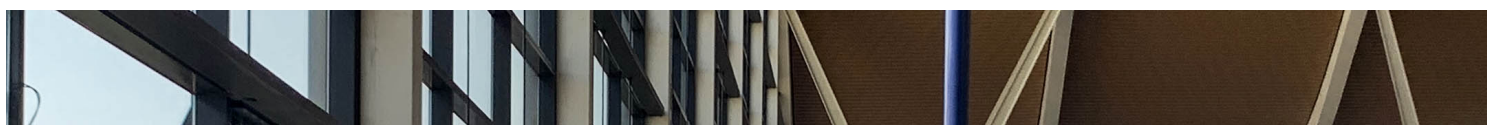
帽叔在深圳住了十四年，第一次如此困惑。

老年人容易滞留的原因有：他们容易错过航司的消息提醒，更容易搞混复杂的证明文件。有错过英文取消邮件的，有没有看见半夜手机消息提醒的，有托第三人买票消息延迟了的。“能想办法进机场的老年人已经是很厉害啦。”还有大批人卡在了路上。“要到这里，需要每一步都做对。要到不了这里，做错一件事就行了。”

一名滞留旅客说：“你看看这里都是些什么人。打工的人、老人、带孩子的人、黑人，偶尔有那么几个留学生一两天也能走了。白人没有过夜的我跟你讲，他们都当天来当天走，还能牵着狗上飞机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中国小姑娘牵着两只狗，我很激动啊去问人家，结果奶奶的，加拿大籍。”

老洪一点多带着大家一起去做机场组织的核酸时，有两位阿姨没有去，因为阿姨们今晚就可以飞了，不需要继续住了。阿姨们是去美国见孩子的。其中一位阿姨和我妈妈发型和声音都很像，估计平日也是意气风发的人吧。她们睡在别人留下的睡袋里，下午的瓷砖地隔着被垫依然透凉。阿姨们心情还不错，因为晚上就可以登机了。

截至5月8日，浦东机场的长期滞留者在60至70人左右，短期滞留者较难统计。其中的弱势群体尚有地方过夜，分得到泡面。有些人在浦东机场滞留前，在别的站点也滞留过，还有些没退的滞留群。他们说：“真正的人间惨境在虹桥，在火车站。”





上海浦东T2航站楼。图：作者提供

夜晚快开始了

五点多，我得去值机了，老洪也得去铺床了。白天机场只允许滞留者把床铺铺到几个广告牌后面，这样如果不走到A区里面，就看不到那些床铺。“为了防止有人拍视频传YouTube什么的，有损美丽上海形象。”五点后，A区才开始慢慢展现它全部的面目，一张张薄薄的布垫铺开，有些一层，有些两层。

等滞留者们解决了机票和证件，出境旅客还将面临海关。被劝返的旅客有部分留在了机场，打算改日再试，还有部分购买了其他城市的机票，打算去别的海关碰碰运气。但无论去哪里，从上海离开的人都将先经历至少14天的集中隔离。

疫情前我对出中国海关这个步骤没有任何记忆，似乎只是安检前的一个章而已。这次，队伍挪的缓慢。一个窗口的男子被问急了，音量响了些。“我去找我老婆还要为什么？”排在后面的几个人渐渐都听明白了，海关相信了老婆是真老婆后，问他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选择现在去。

排在我前面几位的大爷向维持队伍的工作人员感叹：“出境现在那么严了啊。”

工作人员说：“我们要对你们负责的嘛。” 大爷问：“我为什么不能对自己负责？”

轮到我了，海关问我：“除了你的学生签证和I-20文件，还有什么能证明你是个学生？”我愣了一下，“您还想要什么？”他要学生卡，我说放在美国，照片行不行，不行，照片可以是假的。我想了想，我有课表，成绩单，几百封学校老师的邮件，图书馆熬夜的照片，可以不？展示了几个来回后，我通过了、被指示离开，大爷还在窗口聊着。



位于机场中间区域的卫生间门被挡住了，但是里面卫生间灯全亮着。图：作者提供

最后几句话

四十多天了，浦东机场从什么都没有，到现在两天提供一次核酸，到拿出泡面来卖。出发层的人们说谢谢，他们不敢要更多，所以接下来这些话是我说的，和他们无关：

恳请目前两天一次的核酸提供出报告的选项，这样可以用做登机证明；

恳请开放机场中部的卫生间（目前卫生间灯全亮，但是无水）和接水点；

恳请多订一些机场工作人员的盒饭卖给滞留者们，会顿顿售罄的。

本文所有名字皆为化名。

